



明唐寅〈歲朝圖〉布套內的一張附紙

■ 張華芝

「絹壽止五百年，紙壽千年」，這是南宋嘉泰二年（1202）進士洪咨夔對於紙絹保存年限的觀察。本院清宮舊藏書畫，晚至〈清光緒御筆〉冊，早如唐孫過庭〈書譜〉卷，距今少則百年，多則一千參、肆百年之久。其中五代至宋元巨蹟，存世至今，其年歲早已突破洪咨夔的看法。但不可否認，也無法輕忽，與時俱增的物理老化現象，從不曾在它們的身上停歇過，這些紙絹本書畫古蹟，多數已是老態龍鍾，甚至岌岌可危！和宋元書畫相較，絹本明唐寅〈歲朝圖〉，是幅成畫年代顯然晚得多，但畫面存在的裂損舊痕，卻突顯了此軸特異之處。



圖1 明 唐寅 歲朝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〈歲朝圖〉局部 幅上詩題及款印

明唐寅〈歲朝圖〉為絹本立軸（圖1），《石渠寶笈三編》依畫軸題籤定名，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刊行的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，品名登錄為「唐寅掛軸」。設色畫敞軒廳堂內，一老者端坐，雙腳架踏在炭火爐邊，一旁侍童坐地取暖，望著階前小主人燃放炮竹。庭院中白梅盛開，落英點點，和石屋上茂密垂掛的灌木叢小白花，相映成雪白世界。畫上行楷書詩題：「擁爐圍聚慶年華，稚子歡呼興不賒；雪裡梅開香獨冷，一番春信到人家。」款署：「正德戊辰（1508）元日，倣馬遠筆，並題。蘇臺唐寅。」鈐有「吳趨」、「唐伯虎」、「唐寅私印」三印。（圖2）

畫面中石綠、鉛白的敷色鮮明，重而不黷。岩石塊面以略帶擦筆的墨色分染，景深層次分明，帶有晚明浙派筆意。（圖3、4）構圖和題詩雖能扣合，然款識書法用筆、用印，皆與習見的唐寅（1470-1523）有出入；畫中人物開面略顯清瘦、衣飾造型亦非唐寅描繪習慣。



圖3 〈歲朝圖〉局部



圖4 〈歲朝圖〉局部



圖5 〈歲朝圖〉局部

幅上唯一的收傳印記「江左僧彌」也不是邵彌（1626-1662）作品上常見用印。加上鑑藏寶璽，僅有嘉慶五璽、「寶笈三編」，為《石渠寶笈三編》毓慶宮著錄，由此似可推論，此軸約在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後至嘉慶二十一年（1816）間入宮，其成畫或在明末至清初之際。由於本幅刻意偽製的是唐寅人物畫，描繪主題迎合了藝術市場對歡樂吉慶的訴求和供需，此畫或可歸類於「蘇州片」。

儘管此畫並非唐寅真蹟，但人物形容謹細（圖5），畫作品質算不上粗劣，然而通幅卻有

著嚴重舊傷損，雖經傷補，唯已造成「品相」不佳，致使畫作幾乎未被選展過。細察此作，畫幅佈有數道縱、橫走向的傷損，其中一條縱向傷損，從詩塘下側開始，往下綿延貫通畫心，至下隔水上方為止。（見圖1）畫心下方一道橫向傷損，自左側邊緣橫達畫幅的右側邊緣。這樣的裂傷在院藏眾多年紀超過三百年的書畫古蹟中，亦屬罕見。就以十二、三世紀間，屬燕文貴（活動於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前半）一系風格的宋燕文貴〈溪山樓觀〉軸為例（圖6），畫面中多處絹底的縱向或橫向裂痕，都是從受損或脆化處開始，向著經線的上下延伸或緯線的左右展開的，是由點至線的傷損擴大，因此像遠景主峰上局部條狀的剝蝕，就是區域內的經緯絲線同樣受損斷裂所造成，致使現存畫面缺損。而明唐寅〈歲朝圖〉畫心縱貫的裂損，不僅受損絲線的走向略呈拋物線，絹本質地沿著傷損一路剝蝕，在支撐於後的命紙襯托下，不需儀器輔助就可目見當時畫心曾幾近斷裂，且裂邊缺口呈現鋸齒形不規則狀斷裂。即便傷補修護，畫面已呈現多處殘缺斷筆。（圖7）這樣的裂損痕跡，顯然非自然的物理老化而成！

近日此軸於穿納保護包裹畫軸的布套時，發現內置的一張附紙（圖8），為後來才進「宮」服務的我們，提供了此畫特殊裂痕的解答。舊宣紙上墨書數字，其中「宣統五年十二月初十日，上撕破壞唐寅掛軸一件。」點明了此軸的斷裂傷，並非折裂所致，而是退位皇帝溥儀（1906-1967，1908年12月2日至1912年2月12日在位）施加的人為撕裂傷。也由於這二十字的附註，交待出時間點，對應了畫的毀損是在《石渠寶笈三編》著錄之後，所以畫上「石渠寶笈」鈐印的上方邊框及「石」字，才為傷損波及以致殘缺。同時更解釋了為何畫上沒有



圖6 宋 燕文貴 溪山樓觀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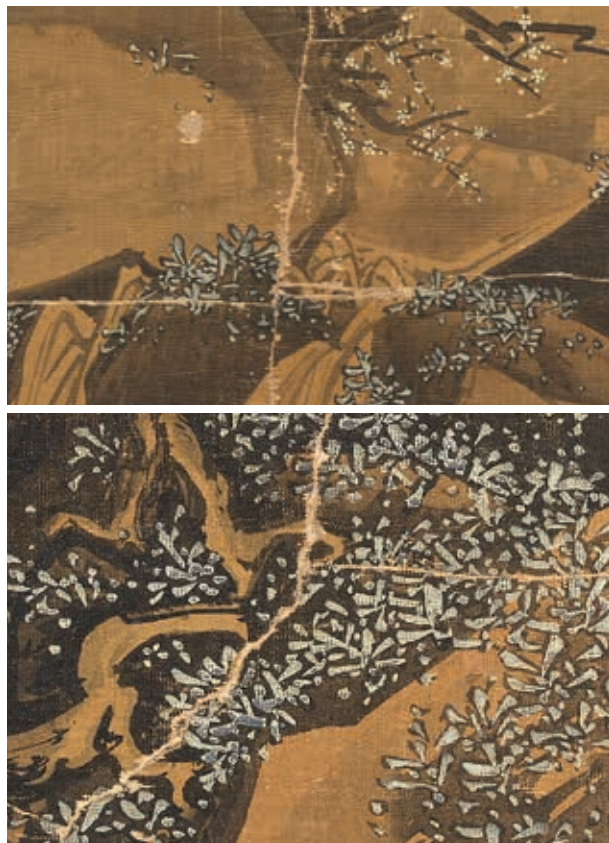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〈歲朝圖〉局部 畫幅上的傷損傷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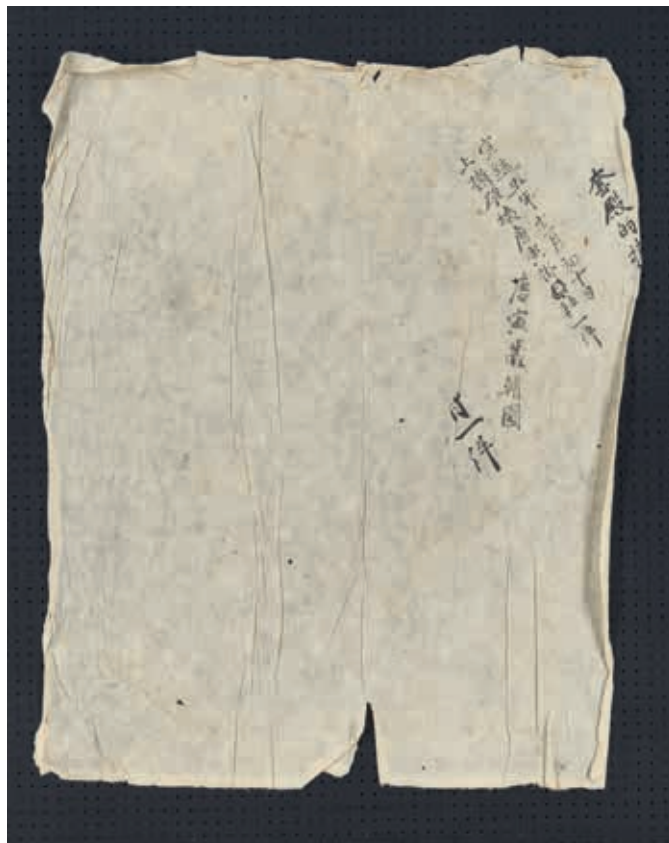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〈歲朝圖〉布套內附紙一張

宣統鑑藏印的疑問。

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（1912年2月12日），清廷接受〈清室優待條件〉，宣統帝溥儀退位，但仍據此條件，「暫居宮禁」、「尊號仍存不廢」，開始了遜清小朝廷的生活。據溥儀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自述那時的紫禁城：「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靜，內裡的秩序卻是糟亂一團……盜案、火警、以及行凶事件，至於烟賭，更不用說。」到了民國十一年（宣統十四年，1922），小朝廷內已可說是從上而下地對宮中存放的古玩字畫等等寶物，明目張膽地以偷盜、抵押、標賣、借出鑒賞或藉由賞賜等方式劫掠。為了嚇阻蠶食鯨吞的奪取浩劫，溥儀有了整頓內務府，針對宮廷內部清查財務的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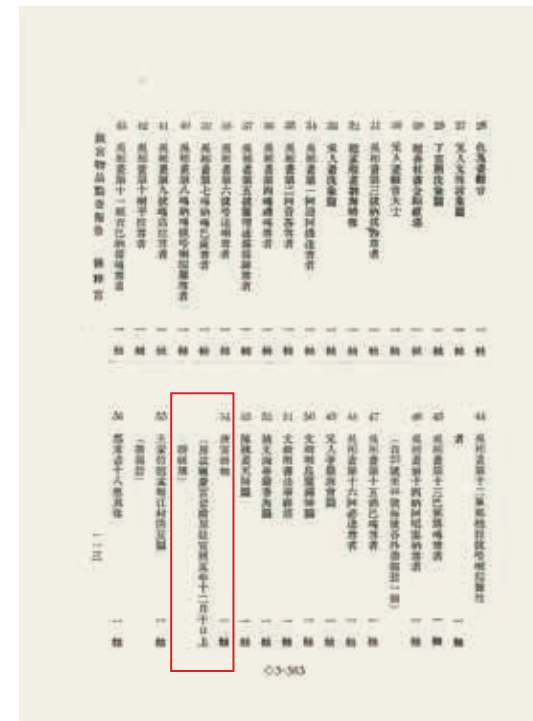
他接受了師傅們的建議，「就是清點字畫古玩，替我在清點過的畫上面蓋上一個『宣統御覽之寶』，登記上賬。」同時溥儀自身也趁此機會「將清點出的最上品中挑好的拿」，藉賞賜溥傑（1907-1994）為名，如螞蟻搬家逐步移出城外變賣。唐寅此軸，是因損毀而未加清點，還是清點完成，卻因毀損嚴重，不與看重而未蓋上宣統清點印，實情已不可考。總之，畫作一直留存在紫禁城鍾粹宮，並成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，且隨政府避難遷徙。無論是滬上清冊，還是臺北庫房交接清冊，都記錄備註此軸「傷損嚴重」。民國七〇年代，由本處裱畫大師邱景任先生，以修舊如舊的修裱原則，將其揭裱修護完成。也由於不加全色，未後添一筆，



圖9 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1925年刊行本 作者攝

遂全然保留了畫軸遭難再修復後最真實的面貌。

依陳捷先《宣統事典》〈宣統帝溥儀退位後大事記〉所載，宣統五年（民國二年，1913），英、俄、德、法等國相繼承認中華民國。十月八日「溥儀傳旨給溥傑加恩『賞給頭品頂戴』」。十二月十三日「德宗景皇帝、孝定景皇后梓宮安葬於清西陵崇陵」。至於十二月十日這天，對於小朝廷內發生了什麼事，溥儀又是發了什麼心火，而「撕破壞」這張掛軸，後人已難追索。但對一個年僅八歲，正值調皮好動的孩童而言，今人實毋須就此事歸責。至於當時是否有圖謀者盜取不成，反致毀損，進而留下一張不正式的字條嫁過。這樣的推想，在無相關資料佐證下，只能是種揣測。但不可否認遜清小朝廷內的混亂和矛盾，致使紫禁城內的文物大量流散和毀損，此件唐寅掛軸被撕破壞，只是應證當時狀況的冰山一角、睹微知



著罷了。如同溥儀在自傳中形容自己的年少，是活在「中華號稱為民國，人類進入了二十世紀，而我仍然過著原封未動的帝王生活，呼吸著十九世紀遺下的灰塵」般的荒謬。

這張看似隨手取得並記錄的紙片，早在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中就被附註，只是文句在刊行本上誤為「上掛破壞」（圖9），雖造成文意的不同，但也突顯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成員對清查文物所持態度的審慎詳備，就連張紙頭，都未省略。也由於他們在溥儀出宮（1934年11月5日）後，對紫禁城文物進行清查整理、分類編號、登記造冊時，訂下的嚴謹規範步驟，奠定了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蒐羅、典藏、管理文物時不容撼動的基石。

承登錄保存處許兆宏助理研究員惠予指正，謹此申謝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